

## 学科与流派

# 主流心理学的困境与文化心理学的兴起 ——文化心理学能否成为心理学的新主流？

李炳全 叶浩生

**提 要** 文化心理学是一个新兴的心理学取向,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主流心理学的困境的基础上。它能够消除和弥补主流心理学的不足,解决主流心理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它并不能替代主流心理学而取得心理学发展的主导地位,因为它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它们能够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因此,将来心理学的发展是多元并存、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

**关键词** 主流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 B84

文化心理学是 20 世纪末刚刚兴起的心理学新取向,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除主流心理学所存在的问题,使心理学的发展摆脱困境。综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新的心理学取向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发现已有的心理学取向特别是主流心理学存在的问题,对之加以批判并力图解决它们的结果。例如,格式塔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是以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构造主义心理学为靶子,通过对它的否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是通过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批判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今后现代心理学、全球化心理学等的兴起则建立在对现今主流的实证心理学的否定的基础上。从文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其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主流科学心理学的不足,使心理学体系更加完整。但是,文化心理学也有其局限性,它对主流心理学的批评和否定有些矫枉过正。本文拟通过阐述它对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批判来论述文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局限性,并以此为基础剖析文化心理学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关系。

## 一、主流心理学的局限性

主流心理学尽管在不断发展,但随其发展它的局限性愈益突显,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文化心理学是批评和否定它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心理学取向。文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涉及主流心理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忽视人性,重视物性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主流科学心理学为了实现其科学性,达到客观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检验性等要求,坚持还原论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把复杂的人的心理还原为物性和动物性,从而导致心理学的研究本体——人性的失落。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只有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来说明的东西才在现实中客观存在;任何现象(包括心理现象),都有其物质原因和结果,物理学是对这些现象适当说明的基础。由此,“心理现象——像任何其他属于‘事情的自然规则’之中的现象一样——首先必须能用物理学的科学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换言之,“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有物

Praetorius, Nini, 2003, p. 513.

质的原因和结果,因而任何有物质的原因和结果的东西都必然是某种物理的、能真正并详尽地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说明的东西。由于心理现象,诸如关于现实的痛苦和信仰,有物质的原因(由物质形态和大脑的运作引发)和结果(关于现实的痛苦和信仰能够使我们以有物质的结果的独特的方式活动),因而像痛苦和信仰这样的心理现象本身必然是物质现象,由此必然能用物理学术语来说明”。坚持这一假设的心理学者,特别是那些在迅速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各种各样的分支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这一假设确定了心理学理论是否能够被接受的界限。与这一假设不一致的或者说宣称存在非物质的心理实体的理论都是非科学的理论,都应当被剔除。正因为如此,主流心理学把心理现象还原为具有物质属性的东西,重视心理学研究中的物性,使心理现象中人性的东西逐渐失去在心理学研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甚至没有立足之地。

主流的科学心理学重视物性主要是为了把心理学建构成自然科学,使其获得特定的科学地位。这是心理学发展的必然,曾在并将继续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心理学按自然科学模式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励和影响的结果。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学者们开始以同样的理念来看待人类世界。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都认为,与物质世界相类似,也有一些客观的因果规律在社会和心理世界中起作用。心理学者开始用自然主义来规整心理学图景。心理学在其早期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混血儿”。在西方,人们不仅开始直接用实验检验几千年来关于心理现象的哲学思辨,而且也已开始把心理过程转化为可以操作和测量的物理性术语,测量它们,对其进行实验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韦伯(E. H. Weber)和费希纳(G. Fechner)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唐德斯(F. C. Donders)的反应研究、赫尔姆霍兹(H. L. F. V. Helmholtz)的感官知觉研究和艾宾浩斯(H. Ebbinghaus)的记忆研究,由此学者们愈加确信人的意识和社会世界的内容能被量化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这样,心理学就开始沿着自然科学的道路发展。到心理学在美国确立,美国心理学成为世界心理学主流时,心理学基

本上完全变成了形式上的自然科学。

主流心理学的这种做法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心理学的科学性,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但也潜伏着后来的包括文化心理学在内的新心理学取向所批评的问题——导致了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偏差和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丧失,不得不缩小心理学研究领域,舍弃本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很多方面。这是因为人的心理现象是复杂多样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被证实、被观察和可重复研究的仅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它的很多方面很难被直接地观察、证实和控制;再由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技术或手段的限制,很难对所有心理现象进行全面的客观研究,这就决定了注重客观的实证心理学在其客观研究中必然有所取舍。如铁钦纳为表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不得不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混同为经验,混淆了主客观的界限;行为主义者突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和研究的客观性,不得不偏重于外显行为而忽视本应属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意识等内在心理活动,成为“无头脑的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为达到研究的可控性、客观性,不得不放弃对情绪、动机、人格等心理现象的研究。正是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这种对心理学研究对象把握的片面性,导致心理学理论的片面性,使心理学的发展潜伏着巨大危机。正因为如此,主流心理学招致包括文化心理学在内的各方面的批评。

## 2. 重“经验-理性”理论模式,轻“文化研究”等主观研究范式

与重视物性相一致,传统的主流心理学重视“经验-理性”的科学主义模式。西方哲学和心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张力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与统一。二者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它们在其随后的发展中,既对立又融合,构成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部矛盾)之一。理性主义否定真正的认识来自感觉,强调对真理的探求应转向内部的理性和内在固有的观念。而经验主义强调对真理的探求应以感觉为基础,认为

Prætorius, Nini, 2003, p. 522.

李炳全, 2002a, pp. 104 ~ 108.

最为真实的知识必须建立在感性经验的资料之上,最为可靠的方法是经验方法。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二者是对立的。经验主义向外看,害怕理性的不真实性和欺骗性;而理性主义则向内看,害怕感觉经验的不可靠性和感官缺陷所导致的错觉。主流心理学的这种理论取向对于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促进心理学的科学化、客观化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引发了后来许多心理学家所认识到的问题,如忽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一面,使心理学成为残缺的心理学。美国学者科克(S. Koch)指出:“自从心理学确立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存在以来,它就一直较多地关注如何成为一门科学……其历史一直是追赶已确立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形式和符号。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广阔的极有意义的学科领域中退出来,并为这种仅能导致进一步退却的做法奠定理论基础。”

### 3. 坚持本体论、知识的客观性与绝对真理观,忽视真理的相对性与知识的建构性

本体论是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以往心理学的根基。所谓本体,从日常生活概念来讲,指事物的本身。从哲学上来讲,它是与现象相对的概念,指事物的本真亦即构成它的实体或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形成现象的根本实体。本体论原是西方哲学的基础或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特的哲学研究范畴。它是指关于普遍的东西即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

西方传统本体论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设定一种预先与世界相分离的‘本质’,或者设定一种与现象世界的存在方式相分离的存在方式,作为世界的‘本原’或‘真存在’;第二,设定人认识这种‘本原’或‘真存在’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前提,然后探究人‘怎样’达到这种可能的认识,实际上把认识的目标设定为在人的思维中(语言中)对那种设定的‘本原’或‘真存在’的重述和再现;第三,一般而言,这种探究和认识的道路只能是逻辑的。也就是说,逻辑式的‘思’才是惟一的哲学之思。”科学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西方本体论传统的基本观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认为在现象的背后存在本质和规律,科学研究就是要找出本质和规律,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普遍性或普适性的知识。科学主

义坚持普遍性的真理观和知识观,认为存在着独立于人之外的本体,它是可以为人所认识的;人在对本体的认识过程中应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即保持中性态度——排除所有成见,客观地观察对象、陈述研究结果和反映事物。这一思想反映在科学研究中,表现为对“普遍性”知识的追求。由于以往的主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以科学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必然坚持本体论和普遍性的知识观与绝对真理观。构造主义心理学如此,行为主义也如此,认知心理学同样也不例外,因此它具有上述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缺陷也就不足为怪。从主流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其本体论可以说是原子论的,这种本体论把心理现象看做被称为元素或变量的单独的实体,它们是内在固有的、独立的、不变的、均质的和简单的,具有不可分、可观察、可量化、自主、自足等特性,不能从其他现象中衍生出来,不受外部的质的影响。它们对于心理现象来说是基本的东西,构成了心理现象。主流心理学假定心理现象以行为或某种可观察、可证实、可分解的形态而存在。换言之,心理现象明显是单一的、简单的、可操作的东西。因此,现代主流心理学忽视真理的相对性和知识的建构性,即看不到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特定时代的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只肯定心理学知识的客观性,而忽视其主观性和建构性。

### 4. 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而忽视其人文科学性

自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以来,主流心理学家一直把它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或看待心理学,从而导致心理学愈来愈强烈地努力脱离哲学而趋向自然科学。如许多心理学家不仅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作指导,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还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理。如勒温借用了物理学中的场、力、向量等概念;弗洛伊德引入了能量、力等概念;人本主义者借用了能等概念;皮亚杰借用了同化、顺应、表型复制等生物学概念;认知心理学借用了输入、操作、输出、储存、复制等计算机科学的概念等等。这虽使心理学看起来更像自然科学,但也导

Koch, S., 1961, p. 629.

李鹏程, 1994, p. 6.

致了对心理学有关问题的认识偏差。

其实,冯特在把心理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之时,就已认识到两个传统,即文化科学传统(the cultural sciences tradition)和自然科学传统(the natural sciences tradition)。虽然他确立了实验方法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但同时认识到了实验方法的局限并强调文化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以往被翻译为folk psychology,即民族心理学,现在有人认为这种翻译有错误,应被译为cultural psychology,即文化心理学)的重要性。他观察到思维极大地受制于语言和习惯,认为文化心理学是“心理科学的更为重要的分支,它注定要超越实验心理学”。但是,当心理学在美国得以确立并成为世界心理学的主流之时,心理学家们普遍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以获得人的行为的一般通则为其基本任务,由此采取自然科学传统,确定客观的实验范式为心理学取向。这样,行为主义取向得以产生并迅速居于统治地位,成为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范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逐渐被改造成适合实证论和操作主义的狭隘的科学。随着行为主义取向的主导地位的牢固化,来自于人文学科传统的影响逐渐减弱乃至消亡。但是,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确立与发展不仅没有使心理学成为具有统一范式的学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心理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模式的心理学窄化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未能考虑导致人的差异的因素——文化。而事实上,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复杂多样的,由此导致多种可能的研究选择和心理学家所选择的研究出发点以及所提出的理论范式的不同。

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模式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心理学的科学性,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但也同时导致了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偏差和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的丧失。人的心理现象是复杂多样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被证实、被观察和可重复研究的仅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它的很多方面很难被直接地观察、证实和控制;再由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技术或手段的限制,很难对所有心理现象进行全面的客观研究;即使是能用客观方法研究的部分,在用客观性方法进行研究时也很难发现其深层含义,由此决定了注重客观的科学主义心

理学在其客观研究中必然有所取舍。

## 二、文化心理学所提出的解决主流心理学困境的方案及其局限性

正是由于主流心理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才导致了新的心理学取向的兴起,文化心理学就是其中之一。针对主流心理学的不足,文化心理学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and 方向。当然,文化心理学并非十全十美,它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 1. 重视人性,复兴人文精神

为解决主流心理学忽视人性和强化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所带来的问题,文化心理学转而重视人性,突出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人的精神属性可分为理性、人性和超越性。这里的人性是狭义的人性,主要是与理性相对应的方面。理性为自然科学所强调,它追求的是“本质”或“真理”,以往属于自然科学模式的心理学主要以此为基础;人性为人文学科所重视,它表述和追求的是“存在”,以往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是对它的探讨;而超越感为宗教神学所突出,主要追求宗教式的体验,超个人心理学可以说以此为基础。由于主流心理学力图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构建心理学,因而它主要重视人的理性层面。文化心理学则继承了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重视人性,强调心理学的人文学科性。文化心理学复兴的标志是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沿着冯特最初确立的,后由狄尔泰、图尔明等人所确立的人文主义路线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受到文化人类学、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影响。因此,文化心理学是一种人文性质的心理学取向和学科,由此决定了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化心理学家拉特纳(Carl Ratner)认为,文化心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质化方法(qualitative methodology)。文化心理学把其研究对象界定为刺激的文化意义,而不是主流心

李炳全,2002b,pp.93~97。

Danziger,K.,1983,pp.303~313(307)。

由于这种研究范式注重普遍性,因而不得不认为文化是表面的语境因素,在心理学研究中并不重要。

Ratner,Carl,1997。

理学所研究的刺激本身的特性和关系,而意义是以人为中心或基础,因此其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解释学方法。人文科学的解释或理解与自然科学的认知与证实有很大差异,前者是与人打交道,而后者是与物打交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主流心理学把心理学看做是自然科学,就必然要把人或其心理物化,从而导致心理学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偏差。但文化心理学与之不同,它以刺激的文化意义为研究对象,由此可以说它是一种人文主义性质的心理学取向或一门人文学科。

由此文化心理学重新确立了人性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复兴了人文主义心理学取向,这使得心理学能够更加完整和协调地发展。但它因重视“人性”而否定了“物性”,强调了主观性、建构性而忽视了客观性、本体性,突出了心理学的人文学科性而否定了其自然科学性。这样做,必然也会使心理学片面发展,进而成为残缺的心理学。从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来说,它既需要对刺激本身进行研究,也更需要研究刺激的意义,因而具有自然科学性和人文科学性双重属性。

## 2. 重视文化研究范式

既然文化心理学反对主流心理学的“经验-理性”模式,那么它以什么取而代之呢?它找到了文化研究范式。该范式来自于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学科,如人类文化学、语言学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肇始于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形成对上述各学科的主导态势,迫使人们以这一研究范式来改造上述各学科。心理学当然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性质和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是由于它从形成之初起就与哲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逐渐形成文化哲学。而文化哲学随着其发展,在自然科学危机和革命的影响下,逐渐取代科学哲学成为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流。文化心理学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母体学科交叉渗透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研究范式来规范自己的研究,因此,它用文化研究范式替代主流心理学的“经验-理性”范式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尽管文化研究范式可以弥补“经验-理

性”范式的不足,但它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严谨的范式,相对来说比较松散,不像“经验-理性”范式那样形成了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其次,它的主观性较强,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不容易得出一致的结论;第三,它虽在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对事物的属性进行精细的分析方面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同时也很难使人们依据研究结果作出因果性判断,而只能对事物及其属性直接的关系作出粗略的判断;第四,这类研究虽在研究事物的人性的部分如事物的意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客观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 3. 坚持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强调文化差异性

针对主流心理学的本体论立场和普遍的知识观、真理观,文化心理学从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给予否定和批判。相对主义与建构主义密切联系,建构主义者一般都自觉不自觉、或明或暗地坚持相对主义的立场。如建构主义强调历史与文化的相对性,而这必然暗含着“认知和语言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我们判断之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和某些事情的关系,而不是对象”。不存在客观的、普遍性的绝对正确的东西,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

不存在独立于我们头脑之外的物质现实,由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观念和描述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我们对它的经验和认知,因此似乎不可避免的是现实不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知和描述而存在,由此也不存在独立的被认知和被描述的东西。建构主义的观点受到了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家的欢迎。他们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因而他们描述、解释或说明他们自己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即使是在同一社会和文化之内,不同的历史时代有关世界的知识和描述也存在着差异。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是,人存在着,人是一种文化存在,“存在”本身就是世界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命题,因此,没有必要到人之外去寻求什么世

Praetorius, Nini, 2003, p. 516.

劳伦斯·卡弘, 2001, p. 11.

界本原。在心理学研究中,不必在人的心理现象之外去设置一个本原,而应从心理现象的各种表现本身对其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人的心理活动存在着文化差异,由此所获得的心理学知识也存在着文化差异,不可能获得普遍性或普适性的心理学知识。换言之,心理学研究不是按照传统的观点预先设定一个本原,而是对人的心理进行一种切实的现实关照和言说。这样,就把心理看做是人的基本特性,人之存在主要不是体现在生理上,而是体现在心理上;人的心理与文化相互建构、相互界定,心理与文化是它们自己本身的原因和根据,是自足、自我生成、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心理学研究不必到人的心理特性和文化性质之外去寻求什么本原,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从自己的角度对自身的特性所作的探讨,是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所作的描述和验证,人的心理总是人所理解和运用的心理。由此,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学知识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渗透着人的主观假设与价值选择,不可能排除主体的旨趣等的影响,因此价值中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由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性的客观知识或真理。

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观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主流心理学的本体论和普遍性知识观的不足,但它本身也存在着内在固有的和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它认为“真实”和“正确”都纯粹是相对的,因而所提出的任何事情的理由和说明都只是相对真实和正确,而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诉诸它自己提出的关于它自己的基本假设的理由,否则它就无法说明和确定自己的正确性。比如,文化心理学强调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关于它们的心理学知识和理论的文化相对性和差异性,而心理学知识和理论、方法都处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由此心理学知识、理论和方法就具有不可通约性,我们无法判定何真何假或孰更真,那么文化心理学家所提出的基本准则和假设也因为具有相对性而不能令人信服。首先,文化心理学的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很容易使自己陷入不存在对错的理论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无法说明它自身对错的悖论之中,使心理学失去目标,使任何知识或理论都失去存在价值,一切依人根据自己

的喜好所作出的判断和解释而定。这样,当心理学知识和心理现象仅成为解释或语言的文化文本时,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的存在可能性就受到质疑。其次,既然不存在普遍性的知识或真理,那么文化心理学的知识或理论又是什么?是否像它自己所说的那样仅是主观建构,若果真如此,人们为什么要相信它并用它来说明、解释并指导自己心理和行为?倘若不是这样,它还有什么价值?第三,文化心理学的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观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共性及其基本规律的存在,否定了建构具有普遍性的心理学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心理学如何能跻身于科学的殿堂?不同文化中的心理学家如何能够相互认可并合作研究?既然各文化和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人们建构的有关它们的知识或理论存在着很大差异,那么我们如何能对不同文化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关于它们的知识和理论加以总结概括,进而发现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共性,建立起普遍性的心理学理论?

### 三、文化心理学与主流心理学的关系及其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心理学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一些根本性的方面都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不同甚至相反,但文化心理学并不是也不能做到对主流心理学的消解。事实上,文化心理学是对主流心理学的必要和重要补充,二者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

#### 1. 二者的研究对象或内容呈互补关系

自冯特构建科学心理学起,心理学就被分为两个部分:科学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又被称为第一心理学(first psychology),它代表了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方向,是冯特之后的心理学发展主流。民族心理学又被称为第二心理学(second psychology),它在冯特之后的心理学发展中一直被忽视,直到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才开始复兴。从文化心理学家的基本观点和他们所构建的文化心理学的知识或理论体系来看,它实质上是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把冯特的第二心理学翻译成民族心理学是错误的,而应将之译成文化心理学。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罗伯

特·华生指出,冯特的 *Volker Psychologie* 不应被译为英文 *Folk Psychology* (民族心理学),而应译成 *Culture Psychology* (文化心理学)。从冯特和现今的文化心理学家的基本观点来看,文化心理学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对象或内容方面虽然差异很大甚至相互矛盾,但并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不可共存,相反却是一种互补关系。冯特指出,心理学包含了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个方面,“每一部分都建立在一个不同的意识层面上,都遵循它自己的使用自己所有方法的原则”。“在实验方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以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对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给研究复杂心理过程的普通心理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辅助手段。”由此看来,冯特心理学体系中的两个部分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不能相容的,而是相互补充、密切联系的。

近些年,人们对冯特的“第二心理学”的兴趣日益增强,日渐重视对文化心理的研究,从而导致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心理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文化背景下的心理活动,即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以及心理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作用。而所有这些都不为以往的主流心理学(主要是冯特所讲的第一心理学)所重视,因而与主流心理学有很大差异。文化心理学家科尔(M. Cole)积极倡导和构建第二心理学。他认为,文化心理学就是这种最初由冯特所倡导的但却被冯特之后的科学心理学家所忽视的第二心理学。他指出:“部分是在跨文化取向的困境和部分是在对心理学与社会科学进展的更为普遍不满的刺激下,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建议大量涌现。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要求心理学家重新考虑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提议,他称之为‘文化心理学’。”“我相信我已走的道路的逻辑必然导致第三条路径……它在建议如何把与冯特体系中的自然的和文化的两部分相联系的两种世界观统一到单一的科学事业中方面超越冯特。”这表明,科尔倡导的文化心理学实际上主要是冯特的第二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不同,在

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弥补了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不足,使心理学研究内容和范围更加全面、完整。

## 2. 学科性质上呈互补关系

文化心理学突出的是心理学的人文学科性质,强调心理学的人文化。而主流心理学突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要求按自然科学模式来构建心理学。这两种取向分别代表了心理学的两大发展方向和模式,都是心理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

心理现象具有主客观双重特性,不能完全用研究客观的物质及其属性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是物质系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复合体,由此研究人的人学可分为人的自然科学、人的精神科学和人的社会科学。对人的物质系统即生理现象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任务,对心理系统的探讨是心理学的任务,对社会系统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任务。从人的心理系统来看,人既有能客观化和可证实的心理部分,也有不能完全客观化的价值、尊严、动机、人格等方面,对此心理学都应进行研究。由此看来,心理学既具有自然科学性,又具有人文科学性,是一门介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表明文化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分属于心理学的两个方面,它们虽然在学科性质上截然相反,但不是相互排斥,相反却是相互补充。因此,我们既不能像主流心理学那样纠缠于自然科学情结而忽视其人文性质,也不能只强调其人文性质而否定其自然科学性。

## 3. 二者在方法论上的互补性

### (1) 在哲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互补性

在心理学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论——建构论和反映论。反映论是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基础,而建构论则是文化心理学的哲学基础。

反映与建构相互依存、彼此统一。一方面反映体现了认识的内容及其客观真理性,它既是建

叶浩生,1998,88 脚注。

Cole, M., 1996, p. 7.

叶浩生,1998, p. 87。

Cole, M., 1996, pp. 101 ~ 102.

同上, p. 327。



构的基础,又是建构的结果,离开所反映的经验现象,就无法建构或整合;另一方面,建构又是反映的深入和必要前提,没有建构和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就无法实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这是因为认识过程是由特殊、现象到一般、本质,再由一般、本质到特殊、现象的过程,而本质、规律与普遍联系是抽象的、整体的,不是单凭直接经验就能获得的,必须通过整合经验现象的猜测性假设。当然,整合、猜测具有试探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可能是真理性的认识,也可能是错误的认识,但这只是说明了获得真理的复杂性和艰苦性,而不是说不存在真理,不能认识真理。由此看来,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心理规律可以为人们所研究、所认识,心理学理论就是这种认识或反映的结果;但也应认识到这种反映并不是机械的“镜像式”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它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镜像”,而是内在本质或普遍联系。由于心理的本质、规律或普遍联系不直接表现于现象中,因此单纯通过实证心理学的客观性方法是很难认识或获得的,而必须进行能动的、创造性的建构。这就要求我们把反映与建构结合起来,既承认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人可以认识与反映客观对象;又承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理论知识是主体对经验材料的整合、建构与对客观存在的解释。由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能把二者对立或割裂开来。

## (2) 研究方略的互补性

从具体的研究方略来看,科学心理学强调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和异文化研究。客位研究是指站在中立的、客观的研究者的立场上研究、分析文化或文化心理,即把所研究的文化作为客体,站在所研究的文化之外去研究文化心理和行为。它实际上继承了科学主义或实证论的研究立场,从主客二分和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强调价值中立。异文化研究是指来自于不同文化境遇,立身于研究对象文化之外的研究者来进行的研究。换言之,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它实际上是科学主义或实证论的研究观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反映。

而文化心理学则强调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和同文化研究,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主位研究是指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研究、分析文化或文化心理。同文化研究是指处于某文化境遇中的研究者来研究该文化心理和行为,即某文化中的人自己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从上述概念来看,同文化研究与主位研究十分类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主位研究,不过它有自己独特的立足点。一般的主位研究只是要求把研究对象作为主体,从所研究的文化角度描述、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但研究者并不一定是所研究的文化中即与研究对象具有同质文化的人,而同文化研究更强调或突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文化同质性。另外,同文化研究并非一定是主位研究,这取决于研究者如何看待被研究者。倘如研究者坚持主客二分,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那么同文化研究也就成为客位研究。

从上述科学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略来看,二者恰好相反,似乎难以相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两种方略只是从不同角度研究文化,它们各有利弊,单独从一个方面都不能对文化或文化心理有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因此有必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它们都是心理学研究所必需的。这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一样,既要站在他之外去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即中立地认识或了解他,同时又要从这个人的立场、角度出发去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能够做到我们平时所说的“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只有把这两个角度结合起来,才能对对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或理解。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两种研究方略谁也否定和解构不了谁。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双赢效果。

## (3) 具体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互补性

从具体研究方法和角度而言,科学心理学坚持还原论,重视分析方法和控制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法,主张对心理现象和行为进行静态的原子论分析。为了达到研究的可控性、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确立明确的因果关系,科学心理学研究常对因素加以控制,把复杂情境简化,把研究对象从实际环境中抽取出来。

与此不同,文化心理学坚持整体论或系统论,

李炳全,2004,p.64。



主张用动态的整体方法去研究社会活动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强调心理学研究应在现实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科尔认为,语境意味着“交织在一起”,不能将之归结为“周围的东西”。这就是说,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因素包括研究主体和被研究客体、作业或任务等交织在一起,不可分离,它们的界限并不是明确的和静态的(static),而是模糊的(ambiguous)和动态的(dynamic),对象和语境作为单一生物—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一起出现,因此心理学研究必须在现实情境中进行才有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心理学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与科学心理学有很大不同,这些方法正是针对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击中了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要害,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科学心理学的否定或反叛。但是,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所强调和使用的方法来看,二者各有利弊,一方的优点恰好是另一方的缺陷,而其不足或局限却往往是对方的优势。由此看来,它们可相互补充或弥补对方的主要缺陷。

另外,从人的思维的基本过程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来看,分析与综合是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它们虽然相反,但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分析离不开综合,综合也离不开分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反过来没有综合也没有分析。人的任何认识活动都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由此可以说,科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与文化心理学的整体方法是统一的,二者都是心理学研究所必需的。换言之,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对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消解,相反是它的补充。因此,我们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而应把它们结合起来,以提高心理学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 参考文献:

1. Praetorius, Nini, 2003, Inconsistencies in the Assumptions of Constructivism and Naturalism, in *Theory and Psychology*, Vol. 13(4).
2. Koch, S., 1961, Psychological Science versus the Science Humanism Antinomy: Intimation of a Significant Science of Man, 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6).
3. Danziger, K., 1983, Origin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Wundt's Volkerpsychologie,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 Ratner, Carl, 1997,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5. Cole, M., 1996,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李炳全, 2002a, “论当代心理学的危机与应注意的问题”, 载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第4期。
7. 李炳全, 2002b, “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8. 涂成林, 1998, 《现象学的使命》,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9. 李鹏程, 1994, 《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0. 劳伦斯·卡弘, 2001, 冯克利译, 《哲学的终结》,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1. 叶浩生, 1998, 《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李炳全, 2004,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容辨析”, 载于《心理科学》, 第1期。

(本文作者: 李炳全, 男, 1964年生, 博士,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316005;  
叶浩生, 男, 1955年生, 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210097)

(责任编辑: 新 晴)